

御纂七經·詩經

第十一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五

王之一之六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穎達曰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
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
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案西周方八百
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
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在禹貢豫州大
華外方之間孔氏穎達曰大華卽華山外方卽嵩
高也○金氏履祥曰外方今河南伊
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其山固
嵩高之連峰然謂爲嵩高則非爾
北得河陽孔氏

曰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

賜晉時爲周畿內

漸冀州之南也

孔氏穎達曰河

故知北得南陽

北之地漸

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

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

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

東都

鄭氏康成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

宅

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

相宅

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氏大猷曰

鎬京

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

都

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
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

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

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音義○嚴氏粲

曰戲驪山下

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

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

李氏樗曰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爲西周而王

城爲東周周既東遷則成周爲東周而王城爲西周

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

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

不曰周而曰王

陸氏德明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

猶春秋稱王人。○孔氏穎達曰。言王國變風者。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也。○蘇氏轍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陳氏櫟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爲十五國風。其事。其地則今河南府。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

及懷孟等州是也。

皇輿表河南府。卽今河南府。懷孟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竝隸

河南。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室雖衰。天命未改。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風雅之作。本自有體。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閒之。○曹氏粹中曰。春秋

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卽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於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李氏樛曰。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旣以平王之詩爲國風。則是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者。所以存王道也。○鄭氏樛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朱子語類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陳氏埴曰。雅詩多是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祝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旣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聲。卽與列國之風同也。○王氏應麟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

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
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反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孔子家語。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嚴氏粲曰。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黃氏一正曰。黍有丹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穀之可爲酒者也。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祭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稌。稷也。○

邢氏曷曰左傳云。粢食不鑿。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

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

○嚴氏粲曰。說文。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

日。稷百穀之長。

也。孔氏穎達曰。楚威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悠悠遠貌。

懸旌而無所薄。是心憂而無附著之意。

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毛氏萇曰。蒼天以體言之。○周既東

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過故宗廟宮室。盡

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

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朱氏公遷曰。

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之實垂有

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既歎時

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既歎時

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既歎時

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既歎時

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李氏樗曰。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集說

李氏樗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輔氏廣曰。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所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嚴氏粲曰。言彼處有黍。彼處又有稷。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爲禾黍也。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唯呼天而訴之。而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穗秀也。

嚴氏粲曰。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所謂秀。則已成

穗而秀茂。與彼秀別。

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集說

毛氏萇曰。醉於憂也。○李氏公凱曰。憂甚而不自知。如醉於酒。○朱氏道行曰。如醉搖搖之感深而

沈冥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結於

反叶於
悉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穎達

閉塞之貌。言憂深也。

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集說

朱氏公遷曰。虛則通。實則塞而噎。○朱氏道行曰。如噎。搖搖之鬱結而息滯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又至於稷之實。三章歷道其所

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也。○范氏處義曰。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莠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集傳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
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
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
稷之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而所感之心。終始
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輔氏廣曰。久而不忘。

者。天理之常也。暴集旋涸者。人欲之無

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

集說

王氏柏曰。周大夫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
言不迫切。反覆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

意。○謝氏枋得曰。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禾黍。而
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吾觀

書至文侯之命。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棄之。而卽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旣已見而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邪。謂宜請於平王。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旣皆王室之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叶將黎反

雞棲

音西

于墀

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叶陵之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叶新齋反

集傳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墀

許氏慎曰

日在西方而鳥棲○郭氏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馮

氏復京曰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徐氏鳳彩曰

徐錯云雞稽也能稽時也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其鳴也知時其棲也知陰

佃曰羊性畏露晚出○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

而早歸常先於牛

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

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

則棲於埭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知。若奈何勿思哉。○輔氏廣曰。知其歸期。則思有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觀物興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嚴氏粲曰。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日夕。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不思乎。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戶括反。叶戶劣反。

雞棲

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古活反。叶古劣反。

君子于役。苟

無飢渴。

叶巨列反。

集傳

賦也。佸。會桀。桀。

爾雅。雞棲於弋爲桀。○李氏巡曰。弋。桀也。○陸氏德明曰。弋。亦作桀。

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

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

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李氏公凱曰。旣不得歸。則庶幾其在道路之間。且無飢渴之患。亦可

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輔氏廣曰。可以日月計。則思猶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估。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王氏柏曰。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語上。

總論

許氏謙曰。上三句。謂君子之役。無期可歸。次三句。則家中目前之所覩者。雞則必棲於埽。與桀猶人必當止於家。今乃不得止息。日夕則牛羊必來。猶人出有期。必當歸。今乃無期可歸。則思君子之心。容可已乎。○朱氏公遷曰。前章極思之之心。後章致願之之心。○沈氏守正曰。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估。傷來日也。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